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一目錄

兵部四

侍郎

傅鳳翔

謝蘭

鮑象賢

趙孔招

吳嘉會

蕭廩

賈三近

許孚遠

郎中

吳鋈

陳愷

陶滋

李學詩

員外郎

周岐鳳

陸震

楊繼盛

主事

梁焯

王冕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一

兵部四

侍郎

贈右都御史兵侍應臺傅公鳳翔墓志銘

何遷

明興虜伏漠北不敢窺塞下乃窺塞下自正統間始
時朝臣率多明習邊事亦類以勳伐著其前遠不大
傳弘正以來馬忠肅文昇劉忠宣大夏其最奕然顯
者也嘉靖初楊邃菴一清王晉溪瓊王荆山獻猶以
此道於時乃後朝廷崇尚文治學士大夫相競慕

員外郎

周岐鳳

陸震

楊繼盛

主事

梁焯

王冕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四十一

兵部四

侍郎

贈右都御史兵侍應臺傅公鳳翔墓志銘

何遷

明興虜伏漠北不敢窺塞下乃窺塞下自正統間始
時朝臣率多明習邊事亦類以勲伐著其前遠不大
傳弘正以來馬忠肅文昇劉忠宣大夏其最奕然顯
者也嘉靖初楊邃菴一清王晉溪瓊王荆山獻猶以
此擅聲於時乃後朝廷崇尚文治學士大夫相競藝

文經生以當事內外臣諱言烽警循至庚戌秋虜突
越潮河川而南散騎追都城外都城人由正統而後
至此始再見虜於是相顧驚走司馬部莫知計所出
虜不得創去 上大怒誅司馬部尚書及失關隘守
者乃下議練京營調各鎮兵合而北征而命關以外
儲餉以待 上撫膺歎曰誰與任者諸廷臣皆言撫
陝西副都御史臣鳳翔可鳳翔歷邊塞蓋久往撫甘
肅及今官能使邊卒出死力虜中間其名咋不敢出
氣鳳翔瑰偉閎達識大體臨事奮激不回必達其志
先臣一清瓊獻輩也 上欣然曰是嘗再爲御史者

察知其人固朕意卽日拜公工部右侍郎改戶部光
治餉公馳至宣大間求諸鎮蠹盡得其根節穴竇芟
伐掃宿室工老胥不得伏匿饒次第備 詔入爲兵
部左侍郎總京營兵攝九門迺邏入見便殿 上慰
勞之公頓首伏地曰臣有死報 陛下爾公受眷命
思捐軀以從而同事武臣又橫肆反側叵測公復以
豫防爲憂京營兵故愒半役闡寺家其役者率市人
法勅之則流言而噪公出入諸營日邑邑不解求所
以振起之夜詔九門達旦而後罷先是由陝趨宣大
在塞上者三月神已憊至京營憂瘁叢沓遂病比病

或勸稍就攝公曰吾已身許朝廷矣不聽日裹藥入營其不能入營僅數日遂卒時辛亥六月晦日也壽六十五 上聞之呀然語輔臣曰鳳翔魁碩何疾遽至此又曰渠與儉人居安得不憂憤死嗟悼久之蓋公死憂瘁無他疾苦 上知之久矣乃爲之不能視朝者三日下史臣製文諭祭有司驛送營葬有司以邊功請贈右都御史正治上卿錫之 誥而蔭其子一人入胄監讀書公治戎風略甫見而遽革而虜警且未息於是朝士相向駭噫哭公於邸者莫不盡聲公卒先五日太史奏大星殞有聲如雷占在文臣當

武事者公生死所繫豈獨公一身哉天固恤之矣

姓傅氏字德輝家縣應臺山下其先出河南唐縣元季始祖曰貴者避兵於應山卽惠化鄉家焉高祖曰信洪武初以辟舉爲開封府別駕曾祖曰敬祖曰某父筆山公曰楫正德末以貢任甘州行都司副斷事擢同知直隸和州事母劉氏方公舉於鄉時筆山公在和州夢撫臺至見之則公也又夢持誥至封僉都御史後公撫甘肅值 九廟恩和州公封如其官母劉封恭人公幼而喆靈氣韻絕羣弱冠補邑弟子員和州公家故貧公力學被服卓犖好執禮衣縕茹糲

或勸稍就攝公曰吾已身許朝廷矣不聽日裹藥入營其不能入營僅數日遂卒時辛亥六月晦日也壽六十五 上聞之呀然語輔臣曰鳳翔魁碩何疾遽至此又曰渠與儉人居安得不憂憤死嗟悼久之蓋公死憂瘁無他疾苦 上知之久矣乃爲之不能視朝者三日下史臣製文諭祭有司驛送營葬有司以邊功請贈右都御史正治上卿錫之 誥而蔭其子一人入胄監讀書公治戎風略甫見而遽革而虜警且未息於是朝士相向駭噫哭公於邸者莫不盡聲公卒先五日太史奏大星殞有聲如雷占在文臣當

武事者公生死所繫豈獨公一身哉天固恤之矣

姓傅氏字德輝家縣應臺山下其先出河南唐縣元季始祖曰貴者避兵於應山卽惠化鄉家焉高祖曰信洪武初以辟舉爲開封府別駕曾祖曰敬祖曰某父筆山公曰楫正德末以貢任甘州行都司副斷事擢同知直隸和州事母劉氏方公舉於鄉時筆山公在和州夢撫臺至見之則公也又夢持誥至封僉都御史後公撫甘肅值 九廟恩和州公封如其官母劉封恭人公幼而喆靈氣韻絕羣弱冠補邑弟子員和州公家故貧公力學被服卓犖好執禮衣縕茹糲

無隋容無闌語流輩見公所畜持不敢與甲乙試輒
得高等正德甲子舉於鄉嘉靖改元癸未登進士授
知河南上蔡縣吏部察知其才戊子取至部以爲山
東道監察御史庚寅出按江西清軍伍踰三年壬辰
坐薦官屬賢謫直隸徽州府推官時權貴人意有所
銜不欲薦公不聽遂以銜公遭劉恭人喪去丙申服
闋吏部奏公前謫非罪 上見公名命與給事中李
士翱皆還原官於是公復爲御史公初爲御史好直
諫 上多喜納侍殿中班進退有容每奏事聲鏗鏗
有亮節 上恒目之故有是命尋出按浙江踰二年

己亥擢福建按察司副使視海防齋賀過家遭 訃
公喪癸卯起復仍爲副使葡夾西洮岷兵踰年甲辰
擢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未至會虜番交侵甘肅 上
命廷臣共舉能巡撫官者毋論秩次於是大司馬漁
石唐公大宗伯存齋徐公而下八九公皆以公名聞
乃進右僉都御史撫甘肅踰年甘肅夷靖改撫江西
踰二年而陝西虜警適亟吏部欲得公拊之進右副
都御史還治其地居一年 命督餉治戎公爲都御
史至此凡五遷強半在師旅而由關外至京營其任
爲獨重公頎而玉立豐頤長髯垂腹背負踵在庭中

挺然出人望之山峙壁起輒生敬就之與言坦中虛度款款見腎腸不存城府而中截然有限界公少時筆山公遊甘肅每誦述邃菴晉溪所經營於虜番東西者公輒心解札記慨然起曰士苟得志所不能以天下爲已任如諸君子非夫也逮入仕俛俛計安攘沈變握奇日益弘練朝士習聞之亦謂邃菴晉溪荆山後不可無公故公邁跡率見諸師旅而敷賁爲治不俟籌畫焉治上蔡刻廉厚下不以法勢逼制其氓心諭諄曉之使其勸差等氓籍立之門外自第高下執版入不施一筆而定上蔡故無城正德中屠於寇

公築之製圓石拽至令贖罰者斃之不徵一錢未踰年上蔡遂有城民生祠焉清戎於江西與他觀察者分事同心無間專折民以不擾司理於徽徽故善訟公先平讞庭無宿爭復爲教使擇利便毋以小忿構大獄公詞色愴怛訟者泣下有延數十年者輒相喻而退俗溺堪輿家說數喪或不一舉公策之以禮否則罰於是牽羈習尚者皆得自遂治徽未期月復爲御史按兩浙察官鋤蠹興學作士與俗相恬愉會征交南屬造海艘御史以繕治聞勞以金帛其在洮岷撫定諸夷夷間犯階文州諸將意在邀功請大伐公

曰土番故熟夷非北虜 天子以其納款臣之稍稍
竊發中國所時有非叛也番居接民壤連兵結禍非
國之利也於是宣序恩威整旅臨之使獻首裊者餘
不深治邊圉寧便洮岷極陝以西畏番雜居不稱禮
義之國習爲亂爭公曰二衛久爲華服不置州建學
何以化導其民於是疏上遂得請俗由此興比擢山
東邊民攀轍哭隨之甘肅西控嘉峪關外諸番而北
遮虜之牧河套者兩地警並至公首繕關壘完板幹
責諸將飭士馬以俟虜掠鎮蕃莊浪公策險要出輕
騎掩殛之斬首四十餘生得五十餘韃馬夷器牛駝

以數計者萬餘虜遁去不敢西下諸番代有雄長土
魯番旣奪哈密地其他吞噬紛出頃年稱雄者馬黑
麻速檀爲甚適擁衆至關阻貢道張聲示亂思效故
時所爲入而屠掠內地公開關示備勒兵數萬臨之
乃進酋長於城下諭以 朝廷神武鞭撻四夷獨念
西戎遠在關外貸以不殺若等儻不畏禍出關一戰
無噍類其母悔先是酋長謀知公多算有備及聞公
令鼠怖狼顧稽顙悔罪請割諸衛故嘗隸瓜沙哈密
地以獻事聞 上嘉悅賜白金彩幣褒焉西事甫定
會江西水寇竊據鄱陽勢將扼吭 朝廷患之以公

嘗按其地有威望移往治之入境羣盜望風去公乃
悉力填撫崇教弼刑抑豪植弱清虛糧懲健訟先有
司率作之居二年民用大理南昌首諸郡而近徭役
獨煩下藩司議所以一法均施者政由是平彭澤江
間有山曰小孤 獻皇帝嘗過而賦詩 上命建廟
亭其上山峭削石激之水涌舟不可近有司畏莫敢
言公上疏請建於北滸合南直隸費治之重役不爲
江西病公在陝西體嚴而紀密至甫二月擊藩臬不
共職者四人禁諸司不得遣輿史侵下吏乃下廢市
行令端委府中不市一褐陝三邊餽饟甲續皆集公

稽盈縮酌緩急革冗員釐濫供懲積而逋者一人以
侵漁首者免罪積負趨來溢而盈數萬六月不雨公
貶服徹從禱又不雨訪民俗干和老衆皆言喪久不
穴婚暉陪產每踰時公下令七日不葬五日不婚者
底罪已而大雨庚戌虜犯畿內西夏相煽以起今法
至秋巡撫進固原總督進花馬池相望節制公與大
司馬石岡王公議公治花馬以外其內予獨任之於
是經營交續將士受命虜偶入內外互選之遂大捷
御史疏公爲稱首 上大悅不復西顧其進少司空
司徒督宣大餉皆兼僉都御史公馳赴懷來朔州獨

石陽和諸塞三月所析儲侍足防二秋將士不呼庚
癸踊躍思戰入京營 上數以兵事問公對曰營兵
四城分練輪出關借助兵勢使見虜庶可責戰是惟
朝廷法行毋輕變文武吏忘身爾時議者欲選真
保薊遼通州兵入京營會練 上問公對曰營兵誠
弱強之亦有道請祛私役自近始軍法旣一訛言者
服上刑則無不可用畿兵去鄉無固志且日費金千
兩內帑不給非便宜令隨地練以待庶兩得之 上
皆嘉納數賜牛酒寶鏹焉公以壯猷樹殊績仕二十
八年被 勅諭者十二詔見者四疏凡五十上皆國
體時務所必出公在營僅二月其武臣與公同事者
踰二年乃敗竟誅死而邊防由此益弛折公憂瘁並
切卒以殞其身所早見至是可究辦矣假令公不卽
殞則摘姦發逆以靖國蠱豈俟二年後哉

通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右侍郎晚溪謝公蘭

志銘

王崇古

公諱蘭字與德先世鳳陽壽州人 明興遠祖與從

征北伐遂定籍山西代州振武衛興子鐸以文學起家登鄉薦爲府推鐸子璽登進士位僉憲璽生四子俱登科第次國詔舉於鄉母崔淑人故封京山侯儒女太傅都尉元姊也方妊公夢神人以珠投懷占曰生子貴且昌乃生公幼穎俊爲祖僉憲公鍾愛長授書伯父御史公孳孳日長進少失怙恃斃哀憊孝養祖父母朝夕稱篤正德己卯舉於鄉嘉靖丙戌登

進士第初授真定府推官適 詔清三宮皇庄公承
委踏南宮寧晉二邑地脊多水患主者欲益畝賦公
爲民爭主者怒欲奏及公公毅然曰吾寧獲咎於上
司不忍貽小民千戶害會臺諫直公議主者竟不能
奪自是直聲大起二邑民立祀尸祝焉旌取授御史
出按遼左肅邊紀覈功罪遼鎮以鐵面稱繼按浙省
貞肅有體簡禮於時宰乃外補山東臬司僉憲時運
河塞公承部委疏濬底績奏聞加俸一級歷陝藩叅
擢河南憲長左轄所至以廉明稱遇督撫觀察咸歷
數公德望勞績騰薦劾凡數十上縉紳稔聞公才略

嘉靖丙午推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命巡撫

西陝地外供三邊西備番虜兵民事繁公素抱經濟
疏上方略陳安攘大計數事 上俱許可居常覈軍

實括民隱禦虜防邊嚴吏寬民省財恤將靡不究心
率作陝士民訟之歲丁未秦隴大饑民嘯聚山巖劔
閣道阻公請帑賑恤率諸屬陳兵諭盜咸解散捕其
渠魁三五人置之法民賴以全活者鉅萬奏聞 上
嘉其功晉二品俸賜金幣會督臣誤議復東勝咨公
同上便宜狀公力言其不可謂必挑禍殃民貽西顧
憂時藩臬中一二少年迎督臣意以抗公公卽大計

直指其罪狀咸斥去時朝議未定公矢以去就爭之
未幾督臣得罪議遂寢人益重公忠練有執云公疏
謝病歸 詔不允已酉秋乃召公工部右侍郎尋以
考績得 誥封祖父母父母如其官蔭子爲監胄君
家先後登科者十數得封蔭自公始鄉人榮之庚戌
轉貳兵部是歲秋虜犯近圻 肅皇怒罪逮本兵左
遷公南京太僕卿尋 賜以原職致仕公自歸山課
子耕讀日悠悠泉石若忘其貴顯與諸鄉先生爲社
日以詩文自娛每聞 國家有變故輒戚然憂形於
色得古大臣體 莊皇帝立詔晉舊臣在里者階一
等公預焉年七十有九而卒

兵部左侍郎鮑象賢傳

兵部左侍郎鮑象賢隆慶二年正月卒詔贈工部尚書賜祭葬如例象賢直隸歙縣人嘉靖己丑進士選授御史出爲湖廣僉事部署江防以獲盜功陞雲南副使兵備臨安南用師嶺表滇南皆爲之騷動象賢力沮其議累遷至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越二年巡撫雲南平夷酋那鑑之亂尋陞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時山海寇盜縱橫出沒象賢設方略勦捕斬獲幾二千級以功蔭一子爲國子生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尋免家居久之起家巡撫山東尋陞兵部左侍

虞伯生金 卷之四十一
郎以老乞休卒於家象賢爲人廓達練事多大略歷
任三十餘年所至有聲時論稱之

兵部左侍郎趙公孔昭傳

趙孔昭字子潛邢臺人少有奇質言動不凡年十八
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任鄆陵知縣清慎明敏尤長聽
斷百姓尸祝之後 詔爲監察御史出按遼東時遼
將李錡不法咸寧侯仇鸞恣橫言官側目而難於先
發公首劾之繼按福建風紀凜凜權豪斂手再按兩
浙會倭寇猖獗大肆殺掠厘 世廟宵旰有 詔切
責撫臣勦之卽以巡按御史紀功罪一不當卽寘重
典當事者難之時督撫某結歡權相氣燄薰熾異已
者傾擠立至時應天撫臺曹公橫被陵轢且欲誣以

重罪公對衆抗辨略不少遜事竟寢會監乙卯秋試
前督撫陰置所私欲其子中式微以意示公公卽出
示令勿唱名其計遂沮及試錄成某序多溢美公盡
削之簾內外諸執事相視有變色吐舌者次年平倭
績 上錄公功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尋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一時疑獄多所平反戊午
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巡江
命甫下丁通議公憂歸服闋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宣府贊理軍務時黠虜入寇京師震動公同總
督江公統兵星馳直走岔道虜遂遁初宣大巡按董

公欲以功狀上且云當得陞蔭公力辭之會科臣媒
孽論劾公不俟終日以行時庫有羨金數萬守者爲
公請公竟不取癸亥丁張淑人憂服闋會 穆廟卽

位復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起用巡撫浙
江舊宮闈服御倚辦東南中官織造歲不停遣尅減
騷擾民不勝苦公抗疏罷之又條陳時政十事 上
多嘉納焉戊辰陞戶部右侍郎尋陞左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地
方時徐淮間大水民甚苦之公夙夜脩荒政題 請
蠲賑外仍發官藏數萬金招商易菽粟哺之全活不

可勝計淮人至今爲誦公德云科臣有忌公名望者
承人風旨乃以河淤誣奏公回籍 今上卽位復起
公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
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時順義雖稱款塞事實叵測
公徧歷險隘指畫方略每秋防未嘗解嚴也歲報賞
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及遣大臣閱視疏公功最又
蒙 欽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尋奉 詔以右司
馬原官協理京營戎政比回部管事痰火劇發遂請
致仕公剛方廉介言動真率不設城府且無世俗依
阿澳忍態故宦轍所至每有膚功偉績雖間值沮抑

公殊不爲意也歸家十年春秋墓祭外靜坐觀書蔬
食布衣宴如也嘗題趙清獻琴篋圖云德馨何事更
焚香琴鶴隨時亦覺忙但得洗心無一事只將義命
作行藏又題楊伯起却金圖云清夜孤燈獨坐時關
西心事總天知卻金自是公常事太史標書似好奇
年六十五而卒計聞 欽賜葬祭如制外遺疏稿并
詩文若干卷

正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左侍郎吳公嘉會墓

銘

王家屏

國家之邊鎮九而薊鎮特重自嘉靖庚戌虜闖入薊
塞直薄都城 肅皇帝震怒謫薊守臣戍嶺表而擢
今少司馬吳公授之鉞薊視庚戌以前又特重矣公
在薊日夜庀戰守具起居庸盡山海關剏脩石垣四
萬丈甃敵臺峯堠二千六百座有奇卽其地分爲十
區區設叅遊兩將軍分統健卒合之凡八萬人予
怒馬堅甲長戟利鍛軍容煥然一新於是薊稱虎豹
九關天下險云填薊七年虜匹馬不得入塞於令甲

爲上捷 肅皇帝褒賚之甚優晉貳本兵且大柄用
而爲相嵩所忌中讒罷歸歸三十年卒今 皇帝追
念邊勞遣官臨祭營兆域如卿臣禮而公之子通政
君蒙持施進士所爲狀來徵銘某里中後生辱交通
政君善則不可辭誌曰公諱嘉會字惟禮別號南野
系出楚湘陰唐荆南節度使師道之裔國初諱受者
從 太祖北征屯代遂爲代人六傳至寧寧生琇並
以公貴贈封皆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于妣王
贈封皆淑人公少有異質九歲能文詞諸生時督學
陳試其藝最拔置河汾書院舉嘉靖甲午書經第一

人明年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當選臺省以年不及
格由司副轉比部郎有盜夜殺人壩上斂其貲賊曹
拷掠旁近人具獄公察其枉特令頌繫而陰使人跡
盜盜得賊曹坐禡官公從此有聲郎署間矣辛丑擢
山東僉憲歲稔設法賑之多所全活明年虜深入太
原謀飲馬河濟公以臨清海岱間都會議城其外郭
簡練材武士以待虜止不來甲辰小清河決築長堤
扞之瀕河居民得無漂溺詔賜金綺乙巳轉本省藩
叅青州豪糾衆數十百人牟礦利直指黃欲禽以爲
功公曰此屬片檄可解何足煩兵急之恐鋌鹿走險

耳不聽豪果與顏神大盜合執吏逆顏行而黃乃悔
不用公之言也單縣妖人楊惠等聚徒數千僭署將
校流劫四省官兵攻之不下公單車詣壘宣言曰棄
仗走者爲良民不且孥戮衆聞諭鳥獸散獨遺兇渠
數十人縛而磔諸市東土以寧肖公像祀焉丁未陞
憲副改備天津庚戌遷陝西右叅政未任而薊守臣
被逮卽日拜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鎮邊務
公至念戎索積墮首條上更始善後十二事咸允行
時咸寧侯鸞柄戎政氣燄張甚議剽孕顏諸屬夷公
虞挑釁力亢不可第計禽導虜元惡哈舟兒等一二
輩以獻 上悅晉公爲副都御史填撫如故甲寅

師重城完以公發卒助役有勞賜白金文綺其春虜
犯河防提師擊走之秋虜二十萬騎入潮河川橫亘
幾百里公擐甲登陴督兵力戰俄一虜攀緣上及堞
我軍斫其腕墮虜氣沮分道攻他壁更八晝夜公設
大營待之有二酋並馳而前應弦倒乘其亂矢石俱
發所擊殺無算夜仍募敢死士研其營虜大驚潰宵
遁 上聞遣司馬郎卽軍中勞公賜緋衣一襲晉兵
部右侍郎蔭一子國子生乙卯春虜萬騎從馬蘭峪
入寇公約大帥逆戰於郝家莊未陳忽大風起塵霾

蔽空火銃震虜駭以爲天兵下也墜馬墮崖谷蹂藉死者如丘斬首虜三十級奪獲馬五百人畜千餘而還捷聞蒙賜金綺無何虜犯古北口我軍禦之虜忽移帳避舍公策虜佯退意將夜襲我也則伏兵陘中而器於山巔伺之見星胡騎果至伏起砲發虜自相刃則東走桃林冷口徘徊久之不得間以去其秋復寇昌鎮攻唐兒菴不利引而西公策虜西必趨大石嶺預發健卒往據其險虜至我軍從上下礮石連斃數酋虜計窘却走是歲也虜三寇三北不得入上大嘉悅賜璽書褒勞加二品服俸

蔭一子錦衣衛副千戶焉丙辰召還爲戶部右侍郎尋轉左改兵部奉命閱六師校諸將材武上下稱旨賜羊酒其冬以三品再考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戊午攝大司馬事虜圍右衛告急公夜草機宜十二事封奏上旣寢起就御榻索燭誦之玉音琅然卒用其計退虜浸益親信而相嵩父子入邊將賂數屬公以私不聽見謂異已則嗾言官撫繕塞事構罷公公性至孝每之官必奉兩尊人與俱日三朝焉躬視膳寢而後退在薊滿三載績兩尊人業膺封誥紆章服皤皤稱七十歲人至是歸依左右希鞠奉觴時談說

古今賢哲事佐其娛歲元正若聖旦則朝服北向稽
首祝 天子萬年曰非賴主恩何以得侍衰親有今
日也自是戎政大臣缺廷推首公 莊皇帝卽位詔
舉耆舊及可遣閱薊邊者復首公其它臺省部使薦
公疏無慮數十而公雅意不欲出製山人冠時時冠
之諸貴客過則辭以野服不敢見今 上登極還公
秩致仕有司以鄉大賓敦請公爲一行不再往闕圃
西郊雜植檜栢構環翠亭其中每清和時芍藥盛開
延諸姻友輩賞之歲以爲常忽一夕讌圃中樂飲詰
朝疾作遂不起是爲萬曆庚子五月距生正德壬申

三月壽七十有七公儀觀修偉美髭髯望之如神臨
事斧斷刃游書若棗林之舞而沈深有識謀必萬全
褫躬謹嚴動止具有尺矧至與人處則襟宇夷曠無
親疎咸樂就之海鷗可馴也所著有奏議十卷詩二
卷雜撰十卷藏於家

兵部右侍郎贈尚書兌喁蕭公廩墓志銘

陸可教

往可教之視公疾也息微屬耳而視炯然而語瑯然
意天幸殆有瘳乎乃又越明日而公歿矣歿之日猶
手具遺疏大都謂身受 國恩心長髮短不能報塞
爲恨章半不成而氣絕嗟嗟人死則精神或先撓之
公豈異人乎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謂聞道則生死
爲旦暮而其生生者常在也斯亦公學之一證哉當
公爲御史若中丞時孤行一意時方尚苛絞右掎剋
乃獨以務行寬大弛利與民取忌嫉而公恬然無動

也已時事一更諸名公多爭自發舒以見同異而公
又恬然無動也識者以此重公嗟嗟此特其眇淺者
耳夫死生亦大矣而不能與之變又況其外之儻然
者耶公姓蕭氏諱廩字可發別號兌嶠系出梁長沙
宋季有良載者自太和徙萬安七世而生尤溪令學
敏又四世而生潛江令纘潛江令生乾元以御史請
誅璫瑾 廷杖幾死尋歷官副使所至有聲民尸祝
之副使生暘爲零陵令以強項取嫉拂衣歸歿祠祀
於閩是爲公祖父俱以公貴贈通議士 兵部右寺
郎祖母王母彭俱淑人

窺已聞良知之說於筭歐兩文莊所自是墮黜見
潛心理奧嘉靖己酉舉於鄉乙丑舉進士隆慶中由
行人拜御史首因地震疏請加禮中宮又引律爭貴
人秘獄及論揀忤旨御史某臺議重之會有 詔簡
風裁御史覈諸邊鎮兵食數時趙相貞吉行大夫事
度次用公陝右至則疏停三鎮入衛兵汰諸幕府所
占標下卒數萬令無得影射以蠹軍屯罷固原楚府
所遙隸護衛出所隱殺田二萬頃以實邊而歲饒邸
八千金是役也減內帑費歲二十萬餘而什伍不知
蓋大司農憮然心折矣則又請以公還視苑牧陝故

有牧苑七前使者多私右之至占邊氓土田數倍而孳息加縮公請以苑僕卿貳兼本地藩臬官以絕偏右之弊而盡覈所浮額均賦之歲贏萬七千金而民牧稱兩利去尋又奏減絨褐織造歲鉅萬計又上培養景命疏直以宮掖太廣恩幸太博爲諫 先皇帝初手其疏怒甚俄而報聞蓋微有槩其言也已萬曆紀元而公首奉簡命按兩浙吏牘山積公至立決如神手雪冤獄以百數奏黜墨吏蠹民者若干人諸所行罷咸可軌後尤加意教本次第新宋文憲方正學以下諸公祠又請祀王文成於學宮不果則肖其像

天真書院而羣髦士講肄焉時柄國方厲講學之禁而又以疏爭諸司所增歲課及白諸註誤曠徒冤意相左得 旨以不諳法律切責然以其名御史也卒亦無以中之尋有京營之命俄改視京畿遷太僕寺少卿督京邊馬政故事薊昌諸鎮季上馬數太僕大帥欲專其事議罷之公引祖制力爭而止尋轉太常遷南京太僕寺卿奏減江北馬價歲五萬緡居久之改光祿寺卿復以僉都御史巡撫陝右屬歲大禋再疏請賑又請借沿邊積糧授法哺食所全活無慮百萬會有 詔大覈天下隱田而當事競以增賦希柄

臣意公令如額而止又徇夷以拾麥羣行間有所盜竊衆議欲遂勦殺爲功公曰彼逆虜耶奈何禽薙而獸獮之諭令縛獻首惡戮之因約拾麥不得羣十人又不得以兵器從徇夷皆感泣如命乃以所處分疏聞復得旨以玩寇廢事切責公賦詩自哂有十年迂氣未消融之句蓋指前浙事云俄又以副都御史巡撫兩浙先是浙兵譟轅門至辱都御史某羣不逞效尤爲姦大標城中至擒斬數十人乃定而兵迄用輕典驕悍如初時議稍減罷之又議置中軍卒以相防制公曰卒吾卒耳吾時餉而法馭之何惡之敢生而

藉此紛紛爲蓋令下而諸反側肩息矣是歲以捕倭功賜白金文綺先是公令海上卒卽倭非大舉必生致之以防僞級旣而遙覘若倭船者數十迫而擒之皆闌出捕魚民也悉解縱之其他諸善政大都視前按浙時而興修水利清賦役均田畝疏減尚方織造大都視陝右重以威望夙著諸屬吏不嚴而治矣久之遷南京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右侍郎以疾乞休不允俄改兵部再以調度功賜白金文綺又論陝右功予誥命贈祖父如公官再以疾乞休不允遂以四月二十四日卒於位公前後誥勅者四至是予祭

葬如例仍贈兵部尚書云公內行修整事通議公及彭叔人以至孝聞嘗悉俸入買族田數百畝以贍貧乏約束以禮義自奉甚菲所居僅蔽風雨塵埃全積泊如也詩文雄勁自成一家有集行世而其所論學大旨別有微言二卷茲不具錄云嗚呼公嘗獨推程伯子謂直接顏氏之傳而其所操行則斤斤於叔子之矩矱其於文成良知之旨單詞頓悟而不襲世儒脫落懸虛之習所謂醇儒者非耶

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石葵賈公三近墓志銘

于慎行

萬曆丁亥嶧陽賈公由中山開府入爲大理卿以親病謁告歸里其後五年壬辰朝廷用兵朔方事在司馬廷臣爭言賈公可任卽家拜兵部右侍郎趣召詣闕公復以父母年高疏請留侍詔旨敦趣益力而公以背疽臥數日卒矣兩臺馳奏上遣守臣臨祭賜金營葬如已任法蓋異數也太公柱山先生年八十餘日夜悲思則述公生平手自爲狀遣孫樾來請誌予讀其書未竟於邑太息曰嗟乎吾乃遂銘吾賈公耶

世所稱心知莫逆驩如兄弟若吾與賈公豈有兩耶
生同州域第而同進同肄詞館趣操志行無弗同者
歸而同隱公處南境我處北境號爲兩魯生也而吾
忍銘公耶然公不得吾銘亦不瞑目吾不爲銘而誰
爲銘公諱三近字德修其先濟北人遠祖諱德真者
避亂南徙因止於嶧再傳至銘以貢爲葉縣丞葉縣
公三子少者訪舉成化丁酉省試爲建昌府推官建
昌公亦三子長者宗魯以貢爲南陽府教授教授公
二子長者卽太公夢龍以貢爲內丘訓導配陳淑人
亦生二子長者卽公益降於南陽學舍云公家自上
世以來用經術修明爲魯大師至太公益修文雅自
家教授不由師傳而季父筆山先生亦以治經有名
與公在師友之間蓋公未冠卽廩學宮文聲大起數
從二父試更爲舉首嘉靖戊午舉山東高第隆慶戊
辰成進士名次爲東省第一以博學宏詞選爲翰林
吉士館師殷趙二公亟稱公韞藉器識目爲豪儁又
二年庚午授吏科給事中歲中歷轉左右明年己巳
西南夷安氏舉兵讐殺詔遣公往問狀時太公司訓
內丘年滿六十公以誕日過其邑稱觴學舍太公大
喜卽日解官以公爲御而歸會安夷事定召還使者

公業已奉太公過里固不忍離去又其時新鄭在位
言官多所附離公不能從因請告里居今 上嗣位
卽加拜戶科都給事中至則以登極覃恩太公封如
其官母爲孺人是年新鄭去位江陵當國權寵甚於
新鄭惴伏一時臺諫有所論奏母敢不關決者公時
長諫院歎曰安有天子耳目臣而趨走相門如白事
吏吾不忍爲也數有建白先上公車後送副封面陳
可否侃侃指畫相君無以難之公在諫垣所議吏治
民生皆匡濟大略不爲文具最著者平江以長樂戚
畹出鎮楚服有所邀求公抗疏劾之立解其將肅藩
旁支繼統行金錢貴近求先王湯沐邑租以公再疏
劾奏其請不行內監請以關市權租領入少府公謂
此邊儲所仰不當歸之私藏示天下私事亦獲寢及
它所論救言官彈劾彊貴皆人所不敢言多與政府
相左詳具奏草又二年甲戌以久次擢太常寺少卿
其年 車駕初祀南郊以禮官侍祠賜白金緋幣三
年考績太公進封少卿母進恭人改督四夷館稍遷
大理左右少卿會江西撫臣缺議上公名有詔更推
或請其故相君曰 上遣中使入閣問十年進士遽
拜中丞豈有故事乎公微知相君指因以疾請奏格

不覆其明年庚辰乃遷爲南京光祿寺卿道中改北
召還而公方省覲里門因上疏再告許焉居久之江
陵卽世吳門柄政頗收海內士望部使臺諫交疏薦
公越二年甲申乃起爲光祿寺卿至則用前 皇子
生覃恩大父及太公贈封皆光祿卿大母謝孫及母
陳恭人贈封皆淑人其年八月拜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保定等府會車駕秋祀山陵亟馳入境交代
提兵防護事竣乃至行臺延見吏民宣布科條使列
上便宜以次興革二千石長吏感受約束毋敢惰弛
乙酉使者行邊還言公所部備禦有狀賜白金文幣

勞焉丙戌西輔大饑民多死徙公日夜憂勞累疏請
賑詞旨痛切 上心爲動亟命司農條覆蠲賑如中
丞請公因以詔書德意下記在所曉譬貧民各安田
里以待豐年毋得漂流客土爲人蹂踐一切停罷徭
租大發倉庾量口賑貸設廠千餘區賦吏煮粥日食
男女二十二萬餘口可數月罷宅省流民多出其境
別具食道上哺之是歲也晉代關河方數千里同時
大侵惟西輔之民賴公全活皆於室屋爲位每食必
祝臺諫言公救荒有効宜令久填畿南而公且滿三
年考矣及有大理之命得代北上而聞太公夫婦小

病亟圖歸省輒具疏請告有詔報可兩尊人既見公
歸病皆立愈公日進醴醢珍異多置園亭花竹徵樂
佐酒以娛侍其意或御太公安車遊名山水間爲歌
詩相和而筆山先生亦罷博士歸兄弟老白首相扶
也公當此時自顧天倫之樂不知有人間事矣公去
西輔閱邊使者又至復上公修守狀及壽君行賞以
徵發車徒勞再賚白金文幣卽賜於家東省兩臺又
交薦公才行至是歲軍興乃以本兵召入而公遂不
起矣嗟嗟悲哉公爲人白晢修長鶴姿鶚立器宇軒
豁風神儁朗魁然偉丈夫也持已當官端方霍落無
所阿曲而溫厚坦夷不爲峭岸深機以自崖異其談
說世故上下古今口如懸河風生四座卽一咲一謔
皆有旨趣令人慕思自爲諸生淹貫羣籍無所不窺
作爲歌詩清爽踈宕咳唾立成同遊諸君服其敏捷
自謂不如也所刻有先庚生傳寧鳩子東掖奏草嶧
志諸書公數爲予言嘗紀左掖漫錄多傳聞時事蓋
稗官之流未及見也居家孝友恩義周狹嘗約宗人
爲社月朔讀法董以典訓別爲義倉積貯以贍貧族
又置學田若干爲諸生費及所濟里人婚喪尤不可
勝紀邑有疾苦或踐更爲累輒爲請於部使多得弛

免族鄙爭訟和以禮法曉勸使之講解不為言吏也
嶧陽里俗故淳而公家世施德義爲人所懷及聞公
卒撫棺行哭者至數百輩斯亦難矣公生嘉靖甲午
正月卒萬曆壬辰七月得年六十歲

兵部左侍郎贈南京工部尚書許公孚遠

碑

孫 鑛

兵部左侍郎許敬菴公者德清人也諱孚遠字孟中
少負不羣志中鄉舉卽從歸安唐一菴先生講聖賢
之學登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十月授南虞衡主事督
龍江關瓜儀河道皆有廉明聲商舟過瓜儀舊令宜
載甌入都胥人每倍困之公人令計舟大小爲額商
人悅焉運舟入閘例輸米舟五石名曰纜價公欲革
之不可則止收一石得米四千石以千石築堰千石
賑貧餘二千石建倉貯之備不虞遠近頌者藉藉四

十四年調南考功在南都三年盛講學明年調北稽
勲蓋冢宰胡莊肅意也胡公任南參贊時以汰營兵
事知公非徒以講學也而文選郎中胡公汝柱方錚
錚自附講學每引公款語先是選君高貴不輕與新
進交一談胡公乃爾然皆講學家常語道已所得而
已而諸寮詫其事以爲必議流品各遣人竊聽無所
得則爭問公答以實不信於是滿署側目而一二同
年銜之尤深會莊肅卒蒲州楊襄毅來襄毅雅不喜
講學又與胡選君不合而一時講學諸公亦少橫臺
諫多爲之羽翼間巷誼傳謂將欲盡易置諸大臣襄

毅心憤之故事銓部調司多以入署月日爲次前後
不論而公則已滿一考適考功主事缺胡公以俸欲
超公襄毅不允止調驗封垣墻間因有訛傳銜者益
刺骨矣然前俸有深淺亦不可槩不論至近歲竟行
隆慶改元大計吏京官黜者科甲共四十一人而浙
人幾半公有後言楊公聞之不喜因移病歸後三年
新鄭高文襄起掌吏部以與華亭有隙痛抑講學者
起公考功主事卽推廣東僉事時廣有倭警而大盜
李茂許俊美復張燄海上助爲聲勢公發十策大約
以水陸夾攻爲要領卽身率二軍薄賊壘一軍軍石

城村一軍軍烏嶼兩魁大懼公遣使諭之卽乞降且願縛倭自效適遊擊希功將掩降者覆之茂俊美復逃去一方皆驚公見事急卽身航海抵賊舟示以肝隔曰必活汝賊衆掩泣羅拜遂獻所擒倭黨七十餘人身隨公來公又建善後十二議迄安堵報上 詔賜金旋移閩臬會新鄭罷復閩察公謫兩淮運司判官是歲隆慶六年也是時一榜所黜皆高黨公乃高所麾又銓部例止黜一人已有東明穆矣何復及公則以掌考功者乃夷陵卽前同年友銜公深者也公歸意將遂終隱往見一菴先生請焉先生曰我二十

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不起也惟枉已則不可耳今汝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公遂之官萬曆二年擢南太僕丞明年遷南文選郎中又明年請告歸遂丁內艱服闋補車駕郎中是時江陵當軸前考功乃其門人方佐都察院益用事揚人如掖摧人如擲天下從風而靡公由然自如亦不存舊吏部意嘗謁江陵問及馬政公慨然條議大約謂富戶養種馬重負累苦其肥乃日步作之然不堪戰徒毛色佳耳不若收其直可買三戰馬又京營騎隊踰萬匹厚給芻

豆止取儆息飽足猶問之若何衝陷如燕人語舟且豪貴占恡者多是皆可裁夫銖銖民血何爲守膠柱失炙轂因陳便宜四策初江陵亦漫爾致詰不謂公響應無窮如此深心契焉一時談者盛傳之吏部歲時有公會凡舊新任者咸在一日偶會公不在王夷陵出公手簡與衆觀之大都王欲自歆其德謂忌者欲處公以府若託申閣學居間或可免而公拒之甚力且仍作昆弟語衆咸愕相視無何建昌之命下矣公明於經世之大體沈細有斷余素敬慕公至此始識面公亦弟畜余每相過談世故公所權衡必究

極纖微而持之以蕩平正直凡邊情漕務財利及

細事皆酌論一一皆有措置法不徒指弊蠹也其論

人不過刻謂濟世須才若止律以品誰不能者卽獨

矜品品卽下何若才者猶實有益於世遼大將李薊

大將戚當事者重倚之人或病其專公曰將材定難

今但二人換鎮卽心折矣是時方又令守任其處公

知府非徒摧抑寔冀久羈之然寔不出相君意人皆

謂江陵擅威福諸如此類衆皆默遜彼當之彼則不

辭斯則其善取權者也公守府廉謹無庸談尤以敦

教化爲務大約如黃潁川韓馮翊規模不廢講學新

城舉人鄧元錫篤行著書公甚重之親造其廬謁焉
十一年入覲抵京因攜鄧叟所著函史示余余曰可
濟世否公曰未敢輕許然是務寔踐人也是歲余掌
選以公俸甫及二年未敢破例會鄒給事元標特疏
薦公明年遂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訓士考校肅
然甚敬舉人王之仕又前江西舉人鄧元錫劉元卿
皆積學不仕公移書當路薦之後三君得徵以公爲
之地也三年擢應天府丞先是高淳有窪田直當塗
水下流得隄乃可耕而隄址在當塗大姓斬之兩界
民至閩相殺歷數十年訟莫決適章君嘉禎知當塗

縣素與公契因共平心讞解之訟息而隄成公又疏
請發帑金萬五千令可隄者咸隄之饒獲者數千家
會都御史李公材以滇事被逮公與李同年以講學
相知因刻揭投諸司申救然亦止冀免其死耳而南
道某遂劾公 詔降二級降外歸數月獲送考封公
終後三年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尋擢右通政晉
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擾朝鮮浪傳乞封本兵
議許之衆論不然方紛紜未定然其端原自閩發之
公至福建密募死士往彼國偵焉簡營兵請帑金六
十萬貯以備猝警無事不用裁行都司及各府巡司

清海地課諸雜稅不關司農者悉并入稅局由是餉漸充而民所供顧減已而偵者來悉得彼詭謀并諸島酋相讐狀疏聞於朝謂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中策不可輕與封本兵至膠執見之亦悚然至親見司禮道其實謂卽切責某數語罷封貢最善後奸人惑之乃復搖動卒之倭患得息者用公中策也公又念嘉靖中倭亂本由嚴海禁者激成之今禁故在也而不甚嚴闌出入者往往皆是且人懷一篆符至急時乃出之或公然爲盜今欲嚴之難莫若開其禁皆官給帖以往令爲官商私出者罪無赦庶幾法得行而

海患弭

詔允之閩人便焉饑民嘯亂劫會城

避匿公開門待之陰受方略捕治數十人遂定及獄上有司株連甚多悉宥之止罪渠魁三人而已呂宋者海南小國也素與我通商人掠其貨反指爲賊公曰是我商不直彼何罪上疏赦其國罪商人海外感德焉有府同知甚貪公廉得劾之以疏會按院其人按院鄉里也遂大忤因條議閩中事假他語侵公公不爲意朝議兩是之然公禍萌於此矣講學者多黨公不黨守建昌時有講學而負高名者公雅重之及以事囑則謝不與交又南昌一講學魁亦以請救拒

絕李都憲布衣交且同年向以救之見中及戍閩中仍以開府禮見衛官公弗善也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公近之矣在閩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晉南兵右侍郎是時倭未平公既佐留樞仍募閩人往探又贊尚書料理諸兵事當事者以公熟倭情改北兵左然公在南都以閒曹又盛講學與禮部楊公起元俱以部堂爲領袖持論不同傍觀者頗起口語又昔按閩者適宦南都二十三年外計已謀以冒濫中公至是復借講學造端遂不可解公抵清源聞之以病乞 詔不允比白簡上復 特賜留然公意在必歸矣五請

得 允歸家不殖生產亦不如二疏行樂日孜孜惟以講學爲務嘗以所著論語述寄余蓋公于陽明極服膺然所講者非良知派也生平質直不藻飾乏委曲事至立斷身所行如所講常以身驗學遇人無厚薄咸吐誠磊落可喜蓋自謂學所得如此然彼口語亦坐此矣公以三十二年七月卒 詔予祭葬贈南工部尚書錄一子子大受今業國學無二男也墓在烏程官澤山銘曰

賈誼不公卿國史曰未爲不遇主且前席策施名樹如其遇吁嗟乎許公信數之奇雖歷卿貳贈正卿夫

何以爲陳力南工移南銓以北非絕類也而衆忌已
歸雖名予告寔與時違兩相修卻病夫乃一麾麾未
暮年內察復及之彼相旣銜銜相者乃求疵下石於
甯惟恐起有時左官九載駕部隨伍楚相最難合適
有合竟爲衆沮少參且靳僅出守府督學關西晉貳
京尹縱轡康莊前跡盡泯一書鳴義後起旁吻翮方
舉忽鍛志士有憤輾轉數階始晉中丞振武敦仁善
政有經胡因小隙頓構青蠅雖陟棘寺旋佐司馬彼
心未忘讒說仍播殫力兢兢竟退在野君子滿朝
孰袒爲左榮遇幾何如許坎壈夫以公之學與才使

登樞要以贊明時霖雨八紘豈不偉哉卽不然而
其言行其志伸異已無猜正氣猶扶猶慰吾儕今所
遇如茲孰主其裁然而公守益堅其講學不衰抱道
以終不朽者來俯仰古今何合何乖

兵部武庫郎中吳鏊

王鏊

君諱鏊汝礪字爲人好學攻文而尤有詩才爲詩
思冥搜句妥字帖喜學唐人而時出新意與人交不
立崖岸當官勤慎而無墮事以是人愛重焉汝礪占
南畿解試三試禮部不中豕宰三原王公巡撫江南
間召與語因極陳民間諸弊傳以經史指掌畫地袞
袞不休王公驚焉贈之詩期其大用君復以詩諷公
公益奇之及登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進員外郎又
進武庫郎中武選武庫皆劇司君自曩者好從容嘯
咏而終日抑首據案鉤考簿牘意不能無少望又質

弱多病醫者不審妄投之藥遂至不起嗚呼豈亦其
命然耶嘗以進士治大臣葬道聞母計遂委事徑歸
當道者難之君曰安有舍親之喪而勤人之喪者乎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愷墓

王 鏊

上之十二年詔大臣各舉其屬才行卓絕者將不次
用之於是兵部尚書鈞陽馬公舉其屬武選郎中陳
君愷可備方岳之任旣又謂若君者不宜寘之外故
所舉率多遷擢君獨遲遲焉蓋有待也而君一旦暴
疾以卒君諱愷字企元蘇之太倉人成化戊子占應
天鄉試會試累不第至甲辰始登進士弘治戊申授
武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前後十四年不離武選武
選固劇司怨叢勢軋君一意奉公杜門自守時議謂

武選
議武
選襲
陰

武爵以世坐耗天下宜以漸消之若爲法曰凡繼絕者不得以旁支犯奸盜褫職者不得襲則漸消之術也君謂支庶繼絕所從來久一旦革之物情將大駭且後人雁法如前之功何哉於是白之馬公會校情法詳酌其中凡同宗出自立功者襲餘則否作姦褫職者本支則坐屬從降二者謂得調停之宜他如徼寵濫功一切繩以文法例或齟齬終不假借君任守既定物情遂戢蓋其任也久久則精而私弊盡絕其守也堅堅故一而私謁不行一時武選稱得人大司馬特信之任之舉之謂其必將遠到也而忽焉以霄於乎其可哀已

兵部武選司郎中陶公滋墓志銘 馬理

先生姓陶氏諱滋字時雨山西絳州人陝西叅議諱
 銓公孫南京兵部尚書少保恭介公諱琰子也叅議
 公及恭介公卒絳人祠之學官先生蓋棺亦然蓋三
 世為鄉先生云恭介公配麻夫人生先生七歲授書
 十歲屬文癸酉年三十博且雅矣登鄉舉明年登進
 士選行人司行人屢承 命冊封藩王禮儀不忒四
 國是式王有好賄一介不取凡厥所至如上親臨
 咸敬憚焉會宸濠構逆陰結權貴詐設淫樂誘致萬
 乘天下皆知其謀獨 武廟未知必欲南巡舟行有

諫南
秋 巡受

石鼓
正誤

議大
秋 肅受

日矣先生及朝臣危懼急抗疏極諫 武廟震怒械
繫而廷笞之幾死時死者甚眾巡幸由是止無何亂
作乘輿無虞諫之力也其為諫首而生者悉左遷先
生遷太學誠心堂學正之任躬率諸生修德講學廟
列周宣石鼓有毀為白者文多殘缺歷代諸儒如韓
愈鄭樵皆病於誦述先生獨考索精詳為石鼓正誤
一書幾完其文讀者快焉已 賜還初職尋陞司正
錫命褒嘉嘉靖癸未陞刑部河南司郎中有滯獄數
十先生淑問得情決之囹圄頓空尚書金公獻民稱
賢令掌奏牘總部事有梁錦衣者懷金五百求援重

辟及見先生知不可乃已是秋轉兵部武選司郎中
革吏弊塞侍門一時武弁感激生勇氣焉甲申大禮
興先生奏議不合戒繫 廷笞如前仍謫戍榆林先
生奔 命戎服從事將帥恒以方略咨焉丙申蒙
恩宥歸戍戍秋疾甫三日卒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郎中前峯李公學詩墓

志銘

于慎行

郎中李公者竟之東阿人也諱學詩字叔言世居邑之苦山舉嘉靖辛酉山東省試歌鹿鳴於濟諸同遊新第皆美冠服自喜公獨衣布單衣叅其間不肯更服客皆共視偉公以爲非常流也乙丑舉進士第授山東陽曲知縣陽曲治在會府百司所取給又近北邊轉輸饋運長吏叅焉公天性精彊有治辦才朝而趨府晝而考憲夕而修令以星出入夜分乃寢爲治取明罰飭法令在必行不避豪右卽太吏下記有不

便於民必再三執請如法乃止大吏亦雅信公惟其所執而胥徒帖帖不敢有所侵枉山西故多逋逋賦卽善催科十得四五公設法勸諭釐革出納之弊民爭入租常不施鞭朴而最有富人犯法請以財贖公曰財者彼之所輕法者吏之所重奈何以吾所重易其所輕竟置之法於是大豪相戒毋敢扞罔晉中部使數上書薦公已擢開封府同知開封者河南會府也卽又時攝邑篆其學甚

由曹魏間河決署公

往來行視所區畫河隄輒當使者指汴中多盜公所會制率一語輒伏不事榜掠卽有枉濫輒得昭雪精於決獄如此隆慶辛未召爲刑部員外郎三遷至武選郎中掌篆武選主天下軍職圖籍充棟郎不能一一閱曹掾以其間受賂上下窘諸武吏郎傳舍其官以爲去其太甚不一一程督掾往往鴈鶩行睨郎公每逢選月卽謝絕人事竟日坐署中校其功閱卽有秋毫之奸無不燭照又屬武吏告曰若等號紙明白卽不賄掾掾不敢蔽卽無號紙以千金賄掾亦無爲也掾有奸欺公輒笞罵之曰若以我爲何等郎撓吾法者立死矣故公掌選數年曹掾嚴之凜凜而武吏以時襲官無所留滯然公勤於吏職兩任煩地又處

劇曹以至於病猶力疾治書不少暇逸主爵以公爲
郎久且推以爲副使未及上而病日亟謁告還里登
舟潞河行二日而卒廷中諸公咸痛惜焉公爲人長
身玉立狀貌甚偉莊恪有儀不妄笑語其議事平法
率一言取中而是非可否確有定守不少回撓侃直
陰重於世俗媵阿之態若未嘗覩自奉簡薄不爲華
侈其吏長安闔戶下鍵凝塵滿席投刺如雲少所延
接其天性廉峭寡交乃爾然其中洞達平易不爲睚
眦諸生時貧故人親戚遇之或不以禮及後貴顯其
人往往愧畏而公相待如初略無芥蒂識者以是服
之生嘉靖庚寅卒萬曆庚辰年五十一歲

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周先生岐鳳行狀

劉球

先生周姓諱鳴字岐鳳以字行家吉水之泥田世以
儒宦顯至宋季有諱應龍者爲時儒宗其子京孫直
寶謨閣上言詆賈似道奸邪知事不濟棄官去直閣
之子厚以經術教授鄉里先生曾祖也祖聞孫以元
至正辛巳鄉貢進士薦入史館修宋遼金史上書請
以宋爲正統時不能用卽輟史事去爲鰲溪真文書
院山長考諱觀贈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妣李
氏贈宜人先生性敏悟襟懷豁達言論侃侃如也才

識尤高邁過人其先世貲產素饒遭元亂喪之而故額尚存 皇朝龍興有司按故額頒役而產益削先生年十四五卽勤於幹父蠱早夜無少休不數年復其初洪武甲戌以經明行修薦爲桐城儒學訓導桐城學校廢弛生徒多不知學先生嚴立教條講道勸誨有方諸生喜得師亦勤於學自是決科躋仕者相繼皆曰非周先生之教不及此也丁外艱服除擢卽墨主簿以明敏詳密爲藩司所重遣同御史僉事往登州讞強盜獄盜七十人而稱屈者四十五人御史執不與辨先生察其人皆以宿怨爲盜所誣指從容以其故爲御史僉事言且歷舉前代賢臣以辨寃得名者譬曉之御史感悟四十五人遂得不死會與賦卽墨軍需鐵七十餘萬先生具奏地濱海隅鐵非所產而府庫積鐵尚多請出以資軍用庶蘇民力所司又令卽墨民輸豆軍前准其歲入米數已而復徵其米而令以鈔償豆直先生復奏民無信不立今民旣輸豆又徵其米是無信於民也請從初令以信於民且連奏便民十餘事朝廷皆納其言詔報曰可坐累下繫會赦免民留之不得相率送至於淮皆涕泣而別永樂甲申徵授國子監學正明年 太宗皇

帝幸太學賜學官筵宴襲衣先生與焉未幾上以漢王失德由輔導不得人詔選端直之士爲之輔遂擢先生漢府紀善先生亦慨然以輔成王德爲已任時王府有從征軍三千人不隸籍兵部又據有諸衛草場縱下人於外攘民物所爲不法類此者先生輒具諫王雖面從而心忌之且王素蓄不臣之心雖開寶賢堂名爲延問羣臣之所實欲招致匪人以經營奪嫡計先生心知之作寶賢堂箴累千言寓規諷之意其中冀格其非心王益忌之會駕北巡王擁重兵出入威震中外先生言王宜抑兵威退守藩臣之禮無

啓疑心遂激王怒明日令守衛官無故詬先生先生不堪其辱以白王王令質於儀衛司已而獨送先生於朝下錦衣衛獄欲置以重辟時 仁宗皇帝以皇

太子監國詢知先生以數諫王得罪非有他故降爲長洲儒學教諭到官與諸生講學不倦每大比諸藩交聘爲考官歲辛卯之福建甲午之浙江丁酉之福建所取士多得人秩滿陞國子博士至南京召見於文華殿慰諭甚至且曰他日當大用卿其遇知 仁廟如此丁繼母憂服除用薦陞兵部職方員外郎時方清理軍籍職方多事人謂先生儒者必不勝其煩

及事至剖決無滯人始服其能三載考最賜 誥命
授奉直大夫追贈其考妣歸燎黃於阡尋復官宣德
乙卯乞致仕後四年以疾終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鶴山陸公震墓志銘

章懋

正德己卯四月甲申兵部員外郎陸君汝亨卒於官
僚友爲具棺以殮厥配徐孺人携幼子自京師歸其
喪諸孤奔赴及於中道遂相與扶襯而殯於中堂予
往哭之卜宅尚未定也又明年始得地於瑞山鄉瑞
山祖塋之左以十二月十有四日墳而厝焉其孤近
仁親仁衰經踵門拜且泣曰先人少嘗從游門下荷
教多矣今仕而登朝不幸死於其職願先生哀而賜
之一言誌於幽堂以慰先人於溟漠則雖死猶不死

矣予謂汝亨之死重於泰山而見素林公爲表其墓足爲不朽之托若予之昏耄垂死言不能文者何足爲輕重哉因謝不敏而近仁兄弟堅以母命爲請不獲卒辭乃按其執友董道卿之狀而述焉汝亨諱震姓陸氏汝亨其字也別號鶴山世爲蘭谿純孝鄉人曾祖子昭祖宗南皆不仕父敬夫贈文林郎泰和縣知縣母陳氏贈孺人汝亨自少穎敏出衆年十五以父命入邑庠與同里黃夢弼共學皆大志不屑爲世俗之習與邑中名士姜仁夫實夫輩過從論學時或入山大爲讀書計旣而累舉不第乃與夢弼來從予

遊予語古人爲己之學及先正截斷爲人之語必須講學克治知行並進然後可以有得於是務爲窮理脩身孜孜不懈弘治己酉遂與夢弼並以易舉於鄉會試禮部夢弼先第而汝亨未偶怡然而歸築室白鶴山中日讀諸經史傳皆有程課講求玩索必求有得慨然有志於天下凡古今事變經濟大略一皆理會以爲天下事無不可爲者一日促裝將往禮部忽值母疾遂止不行日侍湯藥夜焚香告天請代及歿而哀毀瘠甚殮殯及葬祭一皆以禮不作佛事繼遭父喪禮亦如之喪畢後以祿不及養欲絕意仕進父

有遺命不可違也乃循例北上適予亦被命承乏南
雍而汝亨復來卒業講磨精至遂以戊辰登第差往
諭雲南諸夷竣事而歸銓曹選授江西泰和縣知縣
始至卽訪求民情吏弊與賦役輕重風俗美惡而一
新其政有事干上司而不便於民者卽詣稟議而更
易之有事涉可疑及重難者必親履其地廣詢於衆
務得情而後已時逆瑾擅政以逋齟誣民邑中船戶
該償銀兩以萬計干連數百人諸邑皆急徵於民汝
亨極力辯白而盡釋之鎮守中貴歲取貢絺亦爲告
免得減其數民賴以甦其學久弛則飾文廟新祭器

增築學舍使士皆肄業其間而刊示宋諸儒講義
之誦習每與諸生論學必以忠孝禮義爲先而重建
忠節等祠以風勵之若社稷貳壇譙樓貳亭皆新之
又毀淫祠及新創寺院正陋俗其行鄉飲則賓介必
推其齒德之尊者不濫及也其行養老則擇其高年
之有德與淳篤者而以齒數給之米肉絮帛不泛與
也其與鄉宦相接必加禮貌不通私謁也其獄多滯
囚皆立限完結無淹禁也其俗好健訟則日勤聽斷
庭無留訟也府差下縣凌辱官吏取索害民則申文
本府凡推徵追捕隨事緩急定以期限使其後先完

解不勞遣人而差擾遂息凡里役除正辦外別有小日則爲之裁節日費十減其九邑故有兌徵糧稅皆陷糧里陪贖則召人首告及搜出冊中詭寄灑派埋撇等米清出一萬五千餘石而稅無虧耗舊僉民壯不公且不堪用則計糧五十石編定一名每名出銀若干當官顧募壯勇一人常川應役歲運淮糧原撥吳城等處交兌其費甚重申准贛軍就縣交兌而軍民兩便修理縣倉而造新廩一區於縣左措置積蓄及贖罪米穀以備饑荒其省耕下鄉則勸課農桑問民疾苦病者施藥死者給棺旌勸善良而禁其強

梁習非者無非欲其相安於田里時地方盜起則立保伍法使民隨其村落相附多則五十家少或二三十家推其有材力爲衆所服者爲約長少壯者編爲什伍各備器械分夜巡警守望相助而境內以寧已而江西各處盜起嘯聚山洞攻城池掠府庫甚至官亦被執時汝亨北覲始歸議欲築城先事恤民乃重減科派加恤小民操備民壯倣武侯八陣圖法演習武藝朔望躬詣教場校射士氣爭奮賊衆環視不敢入境因而措置築城內爲磚城周七里有奇外築土城十里以補其不足所用磚石工料諸費規取有方

民不知勞僅兩月而成功當道嘉其能城各郡邑皆委汝亨經畫又用調取狼兵撫按促回計議接應汝亨謂狼兵所經擄掠甚於刼盜乃請總制出令兵船不許灣泊若一船泊岸則刑其船戶十船爲幫以次抵岸領受支應不許紊亂由是人皆肅然兵過後又取用於軍門而永豐新淦等縣黃栢等崗皆所督守擒獲賊首某等以功受賞又委督操袁臨吉三府兵快以防後虞而諸公每有旌薦必以爲稱首焉已而秩滿三載攷績赴部課最還任未幾以急缺風憲召用民庶灑涕攀留遂相率爲生祠祀之膺召赴京而

銓曹拘於年例不果入臺乃授兵部武庫司主事奉勅追贈父如其官母爲安人本部委令看本數月每與中人相忤辭不就改差督漕及督視武學又差巡行紫荊等關深歎武備踈略欲加整飾則多苦掣肘又因論彭中丞及胡憲使事與當道不叶已有歸志時有 太皇太后大喪 聖駕自北狩奔歸僅數月復有旨出狩汝亨抗疏謂謹太禮守大法以隆治道事開陳仁義指摘時弊憂深而情切義激而言直幾獲重譴賴大臣力救而免旣而陞署員外郎吏曰宜持帕往謁印綬監汝亨獨不往遂移疾欲歸官長日

使人速出視事吏胥郎曹迭往催迫不得已復出視
事迨秋而大駕復北狩不復可言去矣但以時事日
非憂悸成疾屢欲求歸求南求外皆不得越明年
駕回郊天未幾復有南巡之命汝亨與武選郎中黃
君伯固皆欲有言遂相謂曰古者 天子巡狩無非
事者而一遊一豫民獲休助固爲善也今乃巡遊無
度而流連忘返使民胥讒作慝而供億煩費爲郡邑
之憂吾輩雖官非言責而輿馬侍衛之衆皆所職守
苟舉而不法亦所當言不猶愈於工執藝事之諫乎
况聞寧府久蓄異謀欲爲不軌中外莫不知之設有
博浪之變悔將何及乃各述所見而叅合爲一疏聯
署以進其疏所陳曰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
去小人建儲貳六事而忠憤激烈詞氣剴切不自知
其上逆龍鱗下忤權貴也疏既入日待罪 闕下是
後在廷羣臣皆以是事伏闕而諫者二百人已而有
詔以汝亨與黃伯固等六人首倡是議同下錦衣獄
餘者皆杖之而同負鉗校以跪於門者五日汝亨六
人又三加訊杖而坐繫一月黜降爲民餘皆降調有
差汝亨在獄中嘗與伯固講易九卦明處憂患之道
同獄人皆處分後事汝亨獨無一言及出獄還舍其

孺人謂曰何自苦如此汝亨曰吾身所爲吾弗悔也由是病勢日危一日索筆作書與諸子曰吾雖死汝等當勉爲忠孝庶不負吾所教也明日與其配孺人拱手曰吾與汝別矣日遂瞑其日惟徐孺人與幼子在側凡同鄉同年及同僚皆來弔哭而奠之相與經紀其喪越旬日而櫬行汝亨生天順甲申十一月七日終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有六徐孺人同里名家女有婦道善克其家子男五人

兵部武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

盛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 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 皇帝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 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 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

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
 與虜為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
 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 詔錦衣衛
 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
 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
 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 上恩
 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
 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
 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
 名 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

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

皇帝以明聖在東府

一 名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為讒 詔逮公訊

所以引 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

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

長貳皆高黨竟當公詐傳 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

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

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

畏禍莫敢覘公公乃自破甕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

復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為戰悚公顧

自如如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

長山館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畱作忠魂補
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
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
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
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
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
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
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
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
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
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
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叅王君世貞
爲求救于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
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
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
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
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 上地忽震 先
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
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
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 先

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高政逮世蕃謫
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
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
死時應尾尚幼藩叅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
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
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
罪而藩叅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旣受 恩卹于
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 賜額曰精忠諸
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
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
有諱伯源者奉 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
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
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日應箕皆張安人
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
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
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于衆
數謀于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于 恩卹之及
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
月 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叅君狀來徵銘
予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

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藩叅君狀
銘曰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什
益自奮 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
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 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廕
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
世鏡

楊忠愍公行狀

王世貞

楊忠愍公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
武中小興州數中虜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
祖百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又三

世爲公王父青青生封兵部公富爲公父富有子三
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已
復勝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舉公公始就襁褓有
可質兵部公居恒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大豈是
子耶然公僅七歲而曹竟捐館陳女妬日夷公於豎
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覩里中
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
若幼何學公艱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
於兵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
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

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爲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恒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遶屋行且溫誦日所臆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縷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吾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侍亦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子公旣爲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勉勤苦其術業

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八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損貲爲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強公婦以八石穀廢箸居曰母溷乃公爲也公遊太學再試居首爲名高故薦紳大夫過館穀之稍稍具橐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爲酒名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箸者懼不勝負笈費爲兄累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爨可乎兄愧然許已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爲公費公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酒華亭徐公異公

材爲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丁未舉進士
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鄭公曉
遊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人曰
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爲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
章典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封掌諸郡
邑吏入肄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弊乃爲嚴登籍定序
先後革冒替精誰何其試吏毋得假手上下翕然稱
服公既以曹事簡稍用力詞章久而厭之而是時關
西韓公邦奇爲兵部尚書韓公大儒公始從之而受
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

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構桐竹絲漆
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已瑟若簫笙埙篪之類諧而合
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姬吾語
汝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
何如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投公以
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公醒而汗悅若悟
者起篝燈促複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
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
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韓公既歸老語公樂不足以
盡子吾爲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

書而授子公乃徧習焉而會諸僚有講聖門之學者
公又從講學人或謂此曹子什伍賣聲譽奈何中之
公不顧曰道在人志耳子不聞夫商丘中誘而投火
以得寶者耶庚戌秋虜大舉躡京師而南南中議發
兵入援嘆嗒當往者公奮曰主辱臣死卽無一兵從
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虜退其明年公滿三載考
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豆之間久之
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歎天體之不盡益有志於
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卽遷爲兵部車駕司
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

天子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虜虜請於二邊
市市馬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疏
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
也虜踐躡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
大讐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
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
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
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矣天下豪傑日
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謂國家厭兵
無所用之隳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矣庚戌之變

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六矣伏羌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懼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虜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卽入寇入寇矣而駕誘他部我旣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疋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虜至無饜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一資吾軍則又非也

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爲陛下勒燕然之顛懸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侯鸞忮憤曰豎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訊公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曰余典史也不

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敬共其職冬月受請讞竟莫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卽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晚而公捐俸祿益之束贄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公召而約束焉爲立二經師以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倣故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吾穹廬且舍而况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鬻責褐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褐也責褐卽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爲旁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褐者矣公之爲典史狄道將三年其

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而虜數敗約入寇侯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讐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卽遷南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始遷刑部卽欲移疾歸旣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所行遣公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

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
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胡
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
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
其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
誣言者之非 陛下之仁恕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
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爲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
益密其彌縫幸於得 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
俱備四端已絕幸賴 陛下誠敬格於皇天天心仁
愛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

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
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
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
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
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
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
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
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
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

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稟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

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

曰 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
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
世謂 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
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君上之治功三大罪
也陛下之令嵩稟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
而令子世蕃代稟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
羣會而稟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取題疏方
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
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某稟擬某卽
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稟停當令文華補入

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稟擬
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
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
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
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
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
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
爲巡按朋姦比黨壽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
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
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

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效忠嚴鵠皆世蕃養養臭乳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卽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旣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偏旣作倣倣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也此冒 朝廷

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蔭嵩父子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 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陛下有疑鸞之

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者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 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陛下旣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 陛下

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旣納賄於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累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慙懃者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 陛下

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陛下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扎之以伺察 聖意先用重賄結納於 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 陛下之心 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

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皆預知少有干涉卽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旣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陛下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 陛下之瓜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廠衛旣已親矣所畏者科

道言之也。高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贖，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旣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

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願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

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覲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存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論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旣去豪傑必出嘗

明軍威自振胡

虜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恚公戇而相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構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懾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爲嵩敗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蟬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蟬蛇爲却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碎甕盃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

而郎史君坐稍持獄謫矣佐重公辟者侍郎王學益
遷矣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
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而後僂之耶將奈國體何是
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紙爲貴而公當出朝
審諸中貴人夾道指日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
至相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齟齬若
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卽齟齬固常
而又竊指公三木歎曰奈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
也 上意且惜公欲免之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
月行盡人藉藉謂公且不免司業王先生子難謁相

嵩謂曰公不憂萬世耶相嵩曰吾行當爲救之且卜
之王先生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
而卿胡植鄢懋卿曰不可公不覩夫養虎者耶乃自
遺患相嵩者領之已更有蜚語聞 上竟以十月朔
論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
年可開也復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迎太虛丹心照
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
制作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蓋慷慨曼聲
長嘯以沒公沒之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 上采御

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

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
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天子崩遺詔褒
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賜錄一
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諡諡忠愍用
御史郝君杰言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
所以爲楊公者足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
稱公之忠痛公之寃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
知先帝之怒公至僂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
格鸞嵩之奸於後天下知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
褒卹公而不知其陰體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

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歿於
卯之九月晦春秋四十配張夫人胡村處士梁女
聰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報聞丈夫子二長卽應
尾太學生娶訓導李君某女次應某娶都御史王君
遴女蓋爲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配者也而
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其人在不
重悔忍然下汗耶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
葬公持公所自著年譜徒步冰雪中八百里而謁世
貞曰先子之沒嚮者實藁葬焉而未有志銘也將渡
江以請於少師華亭相公而藉君子之狀爲先容不

佞謝弗文應尾泣曰先子之遺意也不佞重謝弗敢
蓋忠愍之沒相嵩實怒不佞而嫁於先君子有至痛
焉應尾重泣曰不得子之狀無以辭於少師公也先
子卽死且不瞑旣而王君以書來曰子爲狀而乞志
銘於鉅公大賢忠愍公意也不佞不獲已爲著狀而
淚漉淫流弗已至於序錄公遇難事則大慟幾絕投
筆者三矣其辭之不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嵩疏
傳人人國史記之不佞故直書其文而稍去其浮漫
者如右

兵部職方司主事梁公焯傳

黃佐

梁焯字日孚南海人與韜同登進士嘗過贛從陽明
學辯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拜主客主事已卯三月

上議南巡與姜龍等十七人上疏諫止 上命罰

跪五日大杖三十 車駕遂行會佛朗機夷人加舟

末等三十員名入貢至南京江彬領四家兵馬從

上遊豫導引火者亞三謁 上喜而留之北至京師

入四夷館不行跪禮焯執問杖之又番人寫亦虎先

與其甥米黑兒馬黑麻以貢獻事誣陷甘肅文武大

臣時彬及錢寧用事二夷人者或馳馬於市或享大

官之饌於刑部或從 乘輿餽珍膳於會同館或同
僕臣臥起而大臣被誣者皆桎梏幽囚以是輕侮朝
官焯每以法約束之二夷人相謂曰 天顏可卽主
事乃顧不可卽耶彬聞之謂焯凌虐駕下人員將奏
聞焯治後事以待 命三月丙寅 武宗晏駕是
日 皇太后懿旨誅彬已而火者亞三等就獄稱本
華人爲外夷所役於是與寫亦虎先等皆伏誅有
詔佛朗機不許入貢以嘗弑其君也新政旌別淑慝
焯嘗諫被杖陞俸一級初舉人武陵冀元亨與焯同
師陽明陽明使元亨往寧藩察其逆狀比濠爲陽明
所擒乃指元亨同謀下 詔獄死焯捐俸爲備棺斂
嘉靖初改司職方聞弟訃而病遂予告歸養宜興醫
上周衝送之及別謂曰益莫善於養心損莫甚於多
慾焯佩服其言卒於家年四十有六

兵部主事贈光祿寺少卿王冕 朱睦㮮

王冕字服周洛陽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萬安知縣踰年宸濠叛所過屠燒無孑遺諸郡縣長吏多望風潛走冕聞變卽奮義募勇得死士數千人會都御史王守仁帥兵至冕以衆從時我軍已復南昌濠解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兩軍相拒濠盡出金帛犒士殊死戰自晨至午我兵不利王守仁憂之俄而風順冕密白守仁以小艇實葦於中擬建昌人語就賊艦乘風舉火濠兵大驚遂潰敗焚溺死者無算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冕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并

宮女執之檻送京師伏誅嘉靖初論功守仁封新建伯其下爵賞有差而冕仍知萬安縣久之稍遷兵部主事命守山海關甫五旬而妖卒作亂侍吏欲拽冕趨避冕曰不可吾有親在乃亟趨母所執兵以衛賊至執之以刃脇不從遂見害守臣疏聞詔贈光祿寺少卿仍命有司建祠祀之子西星舉鄉試第一

卷終

